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塘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羣

橫塘集卷十七

宋 許景衡 撰

小簡

與周令

前日特煩舂報兩數致剴切動與理契竊有以見大君子端已平施之意甚善甚善拜寵畏慕何言顧恨衰迷不獲親承以禆固陋耿耿初冬比惟尊候萬福恭啟起居

與馮守

淮安吏民天與之幸乃得賢偉君子儼然臨之恩威所施雨適其中境內帖然有日于此矣奉法循理古循吏之事吏民以為百姓無稱今於左右為尤信第虞召命不越朝夕進擄要近以攄及物之澤凡我州民不得究被拊育之賜惟此之恨爾預此眷眷

請違台席俯仰兼旬轉徙脩塗永懷恩紀之重南望慨然俗事紛馳不獲即叙嚮往中甚慚惕惟神明有以諒

之東行愈遠門牆眷眷之誠欲言不盡
某窮海細人稟賦單淺承學無所得每自悼其不競獨
幸備數麾下猥奉趨走之役蒙賜眷拊周旋覆露既寬
譴斥而又予告俾便其私竊顧孱微果何取於左右而
愛憐之意乃至此耶雖至仁博愛不間踈昵然非所應
得惟劇慚懊耳
迺者告去有日重蒙宴餞眷意滋渥已切感戴而行李
百須復爾煩浼台聽益不自遑惟寬大不以為罪爾某

午日抵闕下官舟早暮可得即東下矣旅次屬此大熱尤難久處也前塗別當祭訊起居

寒薄幸甚得綴使令之末早暮左右雖愚闇不足以仰窺高閎至於行已首公孳孳於及物實多士所矜式況在部吏也耶遽去麾棨忽焉歲莫念念眷録之重實惟朝夕行有祭省之日繫吝之素豫爾訢釋

歲律行盡氣候益凜不審台候何似伏惟綏靖一方諸福咨至更乞善保崇重以副朝家眷倚之意下情無任

傾禱之切

頃者京師草略叅問起居自爾奔走脩阻且無西去便

仰詢動静於是不繼悚惕有不可言者唯門下憂撫之

舊有以諒其匪懈爾不勝拳拳

恭承受代不遠還朝遂有顯拜之慶此固清議所屬第

以吏民銜賜滋渥惘然惜矜旆之北爾然翔翥要劇利

澤所及者遠與其為一州其輕重小大何如哉誠不敢

自私輒以此賀某自夏徂秋跋涉長塗所至濡滯閲月

方到家猥幹牽纏初寒離鄉以為歲暮必獲叅拜舟行復阻汲水凍澀貧槖碎累艱於出陸勢須新春方行還局遲遲不任惶恐重念趨走府下閱日雖淺而周旋保庇之私實厚輩等則終始記録固宜徼賜門下仰惟樂育成就之德爭于多士葢爾嚮往殆無窮盡

答鄭國材

昨蒙惠書屬病中僅能執筆作報草草當已早達春盡渴雨稍熱想惟孝履支持前書所喻皆盛德者所任非

僕敢當也少時窮空應舉覓官冀祿及親耳稍長從賢士大夫游乃知夫仕不獨為貧也頗思進於學問而求其所謂成己者然資稟凡下知識昏鈍又未嘗得親近賢師友無切磋之益以至于今而茫然無所詣也交游間過聽輒見推許曾不知其迂疎固陋無一堪者此殆周人之璞也而足下又以衆人所以望璞者為言豈不過哉昨蒙誤恩寬之言責蓋嘗歷誦蹇淺辭不獲命靦顔就職亦幾數月雖愚甚猶不自量庶幾草芥之微求

裕天地第未知褰淺果有以自效否區區未易悉布于此也示問中庸大指非公好學不耻下問誰肯千里移書見及耶曲能有誠謂之致力於所偏曲其義有所未安誠如來喻蓋擇善而固執之者學者之事也擇者當如何學問思辨是也此所謂致曲也曲能有誠誠於致曲而已

與太守

窮臘寒苦恭惟照臨一方鱗集諸福朝廷賢德海內傾

屬伏乞上為聖時善保崇重無任

竊其誠心願見有年于此踈賤之限無階親近居用悵

仰比獲于典謁伏蒙寬大特與之進凛然德義俾遂瞻

炙實不背之幸遽復請遠方爾行役跋首台座何勝眷

眷早暮之情伏冀聽察

頃自台席謁誨滋欵闇劣不競為之廓然而高明不居

俯同於物燕笑從容若遇等輩雖自大君子夷曠所存

顧不肖何幸耶拜别匆草叙感不究萬一尺紙寓誠復

爾澀訥祗益慚懼惟門下諒之而已

竊以風望之重載在士論上簡聖心均逸名州雖自優寄而清議大有所未厭柄復之命當在晨夕蓋中外所共祝賤子敢侒其疎慵無似每念承教不早頃從執謁而愛拊欵昵若素役於左右者又蒙矜憐安全之賜下及泉壤厚德所施雖存没均感顧何以報稱萬一唯知誦詠以為不忘耳

與人

比者東歸往還使部獲拜幕履下蒙不鄙棄延誨滋欵

謇薄慰幸良已不肯計違行府忽焉易月欽味德義之

重惟爾拳拳愈遠侍承西去悵惘實惟朝夕謹上啟叅

問執事者

春序云晚氣候益暄恭惟對時受福無量更乞善護宴

起茂對寵光以副海內屬望之意伏念疇昔最荷知獎

之賜願言瞻拜少叙感遇萬一而疎遠之限久未契何

勝悵惘重以頻年以來洊罹憂患轉徙道路上記將命

復爾缺絶顧何取為愛撫之厚者區區愧訟良不自置惟神明有以諒此

竊以精識遠度輔以力學已足為多士楷式而好賢樂善汲汲如不及尤為識者所欽嘆謂宜進贊國論使康濟之澤出于一門尚掩㽞府輿議誠有所未厭顧在眇眛之末拳拳祝頌尤劇真切

某前者請急歸鄉比還任取道闕下屢走謁舍而漫剌訖不得上通將命渴德之悃益覺勞吝尚冀昭其匪懈

不絶其後日之進幸甚

與何丞相

前日祗造鈞庭獲望履舄伏蒙至仁曲加問勞所以存
撫蹇躓之意尤渥小人何以得此恭惟某官端方寬厚
協徳元聖登延揆路三載于此雖動植之微畢霑恵澤
矧在疵賤嘗辱一盻之舊者耶欣慕感嘆欲言不盡未
即祗謝第劇拳拳

某不才一行作吏舊學益落重以憂患之故筆研廢閣

久矣比者侍坐伏蒙鈞誨俯及鄙文聞命悸汗重念寒薄前此每蒙奬誘而荒唐弗競訖無以稱眷意之萬一居抱慚悚而寛大涵容未從斥絶復俾以文字煩凂聽盖有收而教之之意念非木石豈不慨然輒忘其蕪陋不堪繕寫上呈伏惟謀謨之暇特賜觀覽逆旅楮墨未具所獻不多又以告假有限迫於還任不獲躬詣崇屏仰丐彈畫無任惶恐請教齋閤尚期後日惟相公不倦有以終始之

代人與樞密

春序云晏氣候益暄恭惟協贊政機坐擁祉禄仁聖眷倚華夷屬望更乞調御寢餗以副具瞻下情無任祝頌之至

斯者恭審榮拜綸書入秉樞筦除目紛播有識相慶恭惟德望威名聳動中外雍容談笑固已折衝千里之外而况高才力學志存經濟行須詔麻正席揆路使昆蟲草木畢霑惠澤䕫稷偉業復見此時實中外所同禱也

匪佞

伏念違去鈞庭屢易弦朔驅馳冗劇不時上記執事者何勝愧訟尚倚寛大有以諒其匪懈耳方當進位廊廟之始海内奔走以修慶謁獨是屛跡繫官竊僻不獲從旅進操刺贊喜北望牆屏不勝依歸悚汗之至

伏念謭薄不自知其不肖猥沿愛撫出入門闌親承欵昵實自疇昔顧在疵賤雖不足以仰副勤與而盛德久要所不忍棄况當被遇仁聖康濟海内之日則區區欣

於宜其百倍衆人惟矜憐眷録有以終始之此生幸甚
備員偏州苟免罪戾蓋自庇覆之賜其幸不背弟以食
貧指衆私計百出薄禄不足以周給此為病耳以門下
眷存之舊喋喋及此
夏序云初不審機務至繁啟處何似時方清和物被長
養伏乞茂對令序益綏福履以副中外屬望之意
伏念去離門下闊日滋久低佪薄禄綴繫僻陋永念祗
侍幕履既未易得而欽誦疇昔眷撫之重炯然未始輒

忘北望鈞庭裁十數舍尚兾時得以尺牘上勤將命而拳拳早暮之誠庶有以自達爾伏乞賜諒

比承以道德風望登延右府實宗社爽夏之福雖嘗以短書叙慶而楮墨澀訥豈惟不足以數寫海内傾誦之意顧在微生誠心忻戴曾未究展萬一何勝慚恨唯祈即膺爰立之命攄發遠業以濟元元使得繼馳賀幅少畢願言無任勤懇

拙薄仰禄于此忽忽踰年無補公家徒自慚怍獨幸大

賢得志澤被區宇惟是不才得與動植仰均餘潤弟切忻躍自賀耳

與人

初夏不審鈞候何似恭惟神明協輔慶履日新時方清和物被長養更乞茂對令序善保威崇少副中外屬望之意

伏念違離閣屏積有歲序永惟終始顧矚之眷刻畫寸臆殆今不忘奔走小官既不獲日奉灑掃之役至於叅

候宴起彌時鈌然愧負鴻私殆無詭以自恕惟倚寛大有以諒其嚮往之實耳無任拳拳祝望之切

其昨者卒爾問起居蓋恃門下照知之舊不以凂瀆為罪方爾恐愧遽拜鈞翰之寵辭情欵昵所以慰藉之意尤渥伏讀感戴不知所言職守拘縻無緣祗伏軒墀以謝異數徒劇慚悚伏乞賜諒

比審眷留閎庭疊侍黼座恩數之渥夐無前比圖任共政非公而誰佇聞詔麻正位宰席康濟寰㝢對越在天

四海所懐施諸今日乃士民朝夕顒顒之望顧惟頑鄙得與動植均被休澤何勝千萬之幸

其饕禄奉親從事不敏此心兢兢常恐有玷門下疇昔誤知之意備數偏州稍逭曠罰蓋自輝潤之出況當恩席行執魁柄在寒賤欣躍區區不止逃罪戾而已也

與吳尚書

某不望慕履下俯仰踰年念念眷撫之隆實惟朝夕小官匏繫漫無衆省之便尺牘寓勤復爾不繼仰負收卹

徒自愧訟正惟門下照知之舊情恕必矣然在孱薄終不自安也

自頃超陟省座實階大用多士稱慶殆不容口洪惟忠義直節簡在帝心畀命樞衡當不越旦暮蓋民所同願顧被遇之深者猶勤勤於祝望也

寒門冷族誰肯顧眄而兄弟賤陋最荷矜卹闔戶戴德不知所喻唯祈早膺柄用使得與動植均被恵澤誠心頌願拳拳以之

其備數偏州饕禄為老稚之頼未從汏遣猥自奬庇之

出區區感仰欲言不盡

與張守

伏念旬浹不侍幕履永懷恩紀之重實惟朝夕涉履修

阻叅訊興居不覺綏後雖門下眷知之渥端能諒其匪

懈然不敏之迹已疑於逋慢矣無任慄慄

比日不審鎮撫多暇宴起何似時方清和物被長養更

乞善綏福禄前對顯重之寵下情祈願良切

昔者竊聞盛德之譽載在多士居限疎遠無階叅拜徒有嚮往區區然亦以為翔翥清切屬被大任久矣不謂屈臨一州而冗散無似實隷麾下猥沿趨走得償積歳願見之誠豈天姑遲晉擢特以為不肖者幸耶所恨遽易職事不獲從容扣請左右竊計召節趣還在旦暮頃則出入門下以畢願言尚何晚耶

某伏念備數吏屬閱日未幾而撫存顧遇之厚有若素役於左右者此心銜荷已無窮盡誤恩遽及告去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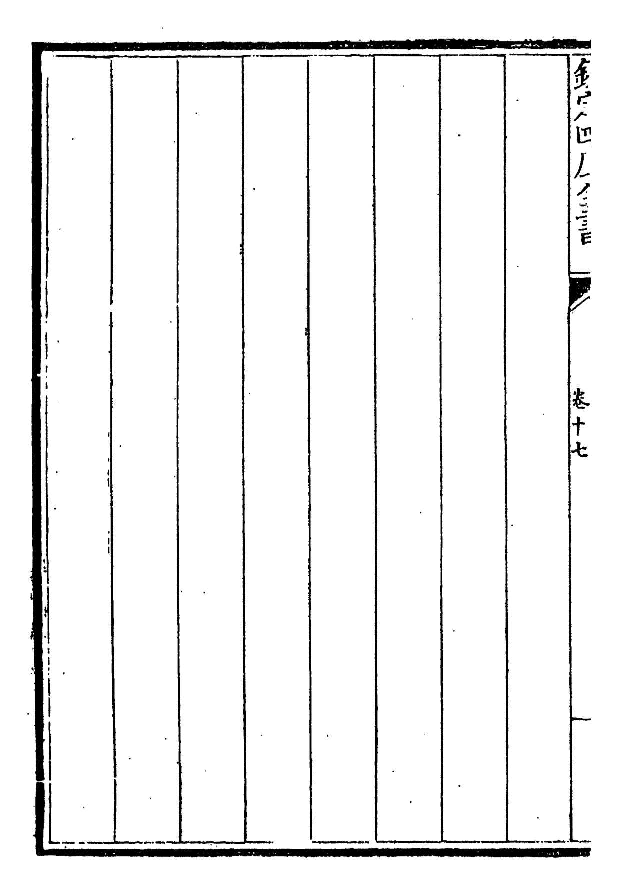
更蒙矑賚稠沓犒餞周至仰惟終始之眷度越𠕂等感

戀實亦稱是雖屢薄略無報塞之萬一敢不佩服永為

不忘耶寵假卒夫大濟旅瑣感激萬萬四名者先遣還

其二候置到建茶當令賫回伏恐尊意京師别有幹委

伏乞下喻



橫塘集卷十八

宋　許景衡　撰

序

送左經臣序

齊人藝粟越無粟齊人食粟笑越人無以生也越人藝稻齊無稻越人食稻笑齊人無以生也越人遇齊人而問之曰子奚食曰食粟越人以為不若吾稻之美也齊人遇越人而問之曰子奚食曰食稻齊人以為不若吾

粟之美也夫稻與粟均五穀也而齊越之人不知焉以其敝於在我者故也士之特立獨行力學問為文章固有以自見於世也而世之君子則曰我有是而彼無是也我能是彼則不能是也吾何取哉知人之有是矣知人之能為是矣則猶以為未也嗚呼士之生斯世其亦可謂難矣古之君子見人之善惟恐其弗聞也見人之不善惟恐其或聞也後之君子見人之善猶不善焉見人之不善猶善焉嗚呼士之生斯世其名譽之聞於人

益亦幸而已矣松柏之始生也巖石軋之荆棘繚之然松柏未嘗不生也卒之閱千歲而不朽夫士欲有立於當世亦顧所自為如何耳奚彼之卹哉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臨海左經臣有學行其為文與古人相先後而世未有知之者瑞安許景衡其友人也於其歸寧故有以贈焉

送徐長世序

元豐改元予始總髮授書鄉校於時同處者三十餘人

惟劉安行居仁徐陟明長世與予年相若相好也而余又與長世門巷相當凡出入必偕合居仁為三人早暮未嘗輟相舍也其後居仁遊郡學長世徙居别業湖嶼而余以貧就食旁縣而三十人者皆散去不復見聲音不相聞惟吾三人者歲時或一見焉又數年余遊太學既而官於台台濵大海毎持檄出則託命舟楫其窘於風濤者數矣幸不死又以罪斥比歸遂丁家艱於是居仁死已七八年矣而長世亦為人訟繫於官者三年衣

食不能繼幾無以活其妻子嗟夫吾三人者裁二十年間若居仁者既死矣其幸而存者其憂患又如此也顧童子時相與之歡與夫嬉戲釣遊處歷歷在目恍然夢中事噫其亦可悲矣夫嘗謂長世人固有幸不幸然世所謂幸未必不為不幸其所謂不幸未必不為幸也以予愚且蠢使終身學問猶曰不足不自意遽得仕既日為事物侵奪雖欲學焉有不可得者是世之所謂幸乃予所謂不幸也今長世雖困頓憔悴之餘然無意外事

分神庶幾盡力於學乎使進而不止則彼聖賢處皆可指而到也是前日之不幸益未為不幸也昔孔子論善與人交惟晏平仲其人今長世將遠適與余别使余無以相告語則是棄於孔子者也然則長世為何如哉

送李季通序

始余凡少明遊京師其往還多豪傑知名士而與鄭将道最友善當其倘徉塵埃之外觴豆滿前相與醺酣淋漓道古今是非成敗慨然謂前人功業為不足述而當

時士大夫推數天下奇男子鄭必在其間余以為將道當爽時得志鼓所有而前也今李通之來也好學而文其馴靖端飭固余所甚畏又況將道之所與俾婿其家者耶將道令吳門令李通歸亦將役於江南往拜將道問安否外為致其故人稚弟之語曰士無賢不肖惟所遇耳然辦天下大事著不朽竹帛則宜屬之誰耶駑駘當前坐嘆千里為遠嗚呼彼特未知其何以遠耳

送韓用可序

余友用可少力學手抄經史至數十萬言皆能竟其義尤喜為古文章世方以靡媚叢脞語組為時文邀祿利後生從之翕然獨用可不肯蹈襲一字人皆曰用可之文則善矣以為利科舉則未也余以為天下是非之理常私於寡常公於衆用可前此齗齗方州彼決得失者果何人囁囁相告語必求合我繩尺宜其屢却哉今去是而遊京師所謂好古君子不可以一二數然則用可亦何疑其不合哉用可為人介而通其事繼母如生已

其待朋友信出入州黨無一非議者然則用可所以異於人者非獨言語文章也彼挾而之世者有是哉

送俞叔通序

君子之於仕未嘗有所擇也夫君子之仕綦大至於王公大人綦小至於抱關擊柝大者禄足以仁族屬厚朋友而小者升斗不足以活其父母妻子大者任道小者任力任道者使人任力者使於人其勢之懸異至於如此然君子未嘗有擇也夫擇則安不擇則不安此人之

情也而君子於此獨有以異乎人哉葢君子常病夫所以在我者而不病夫所以在彼者在我者則未嘗不勉也在彼者則聽之而已矣茍吾所學不悖於聖人而所行不愧於聖人則雖死生禍福之變未嘗有所擇也而況其下者乎故在衆人擇則安不擇則不安在君子擇則有所不安不擇則無所不安也昔者孔子以大聖人事業其為堯舜為禹湯為伊尹周公適其所耳而言不信於人道不行於時故為乘田為委吏然亦曰牛羊遂

而已矣會計當而已矣後之君子則不然有是志則期於無所不至有是能則期於無所不為其所懐者大其所慕者逺其所懐者大則其小者有所不屑其所慕者逺則其近者嘗羞道而恥為之葢其所自擇者如此夫以孔子之聖猶屑其小者而今君子乃止欲為其大者其可笑矣夫句章俞叔通有學問自弱冠時聲名已隱然為東南冠其後屢以文藝進當時賢公卿皆盛稱道之以為當得志於斯世雖叔通所以自任者亦然既而

顛頓不售與俗益齟齬晩乃從吏部選主溫州平陽簿議者以為叔通高才主簿小官以高才處小官所懐當如何吾將見叔通縮手閣筆不知所以事事矣予因曉之曰夫為其大者則喜為其小者則悲豈吾叔通之謂哉叔通學孔子者也夫學孔子則無適而不可豈以彼此小大為擇哉叔通至邑承前人廢弛後滯訟山積叔通為之盡力區處兩造廷下指示黒白衆皆誠服會其令憂去叔通遂專縣事豈弟愛物而痛懲强梗為民者

皆相戒以為簿公遇我屬厚其可撓之耶異時吏治文書日夜不休比叔通為之率午刻廷無留人然叔通於此得考就除他官邑父老重其去相與狀其事於州於監司冀其為歲月留而州亦表於朝未報會詔至遷某令於其行也邑人相顧泣遮道如堵曰天乎鄙我甚乃不畀我以公耶今世俗益薄議論益不一前日以為是則今日以為非前日以為可則今日以為不可如叔通之來也議者固疑其不事事也因曉之比又覩叔通所

以惠愛其邑人然後議者不復置疑其間今天子仁聖求賢如不及叔通去是是將進為其大者矣彼議者又將疑焉以為叔通能為之於此而不能為之於彼也故欲余道其所以然俾凡今之疑者又將不復疑也

碑

溫州瑞安遷縣學碑

崇寧元年有詔郡邑皆立學置師弟子員錫以餼廩校其行藝而升貢之所以作人之意甚盛天下鼓舞有司

奔走從事瑞安為溫之支邑廟孔子於縣治之東而迫
隘不足以容多士邑人病之久矣會聞詔亟從於南江
之濱山川風氣散漫不收潮濤汎濫牆宇圮壞神人靡
寧邑人願復故處數請於官弗聽政和五年春具以告
郡守劉公從之於是邑令蔡景初為之規畫而丞張宇
發實領敎事乃斥舊址廣袤三倍撤昔構之卑陋者易
瓦木之腐敗者凡為重門兩廡殿以嚴像設堂以肄講
習廡為齋以處學者累屋為閣以儲經史高明深曠為

一方偉觀落成之日三獻如式稚耋和會瞻仰稱嘆邑之子弟來學者日益衆丞善教道士既知勸迺相與庀石請書其事某以為天子立學養士所以明人倫善風俗而為有司者能推而行之可歌也已乃為詩以貽邑人俾歌之其詩曰在溫之陽表裏河山盤礴逶迤有邑其間祥禽嘉禾實肇厥名歷唐五季人物無稱祖宗聲教被於四海以迄於今理若有待明明天子生知達孝曰余繼志乃在學校奔走詔令以後為羞孰與改作弗

愼爾謀度地鳩材於江之湄齧於潮濤士氣不振郡邑
維賢丕從衆志亦有爾丞旣心乃事器非求舊維不善
故吾以汝遷庶幾復古嘉而多士而父而兄協力弁謀
不日而成殖殖其庭渠渠其屋像設其中冠冕佩服修
幣碩牲於籩豆籩庸告爾成神享亦虔學者四來十百
其輩絃誦洋洋飮食敎誨維爾學者興於草萊天子樂
育篤其成材亦維有司欽承德意爰居爰處擴此宏麗
咨爾學者學古之道維古善敎有倫有要曰行曰藝庸

迪厥初天子作人其止是乎其學維何致知格物反身而誠物我為一匪曰我私推之斯行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秦漢以來治功蔑然學校弗修斯道弗傳明明天子千載有作稽古聖謨以覺後覺咨爾學者欽哉無斁唯道是力以成皇極以報天子之休德

記

迎坡閣記

平陽浙東之窮處也邑於山谷間直南有坡曼延數重

而其勢稍平滎陽潘君闇於所居之東而請名於余凡
少明少明為之榜曰迎坡葢坡之旁江流入於海路接
於七閩而極於交廣凡士大夫之北去與夫官於南者
往往取道於此與夫土地所產百貨之所交販夫販婦
侏儒傴僂所以提攜負荷朝往而暮歸者莫不道於此
而閣適當其坡勢之平而介乎人物雜沓之地余嘗過
潘君與之憑軒徘徊四顧因謂之曰子亦見夫往來者
乎方其居也若不忍出其既出也往往放蕩而忘返或

者訢然而出則又栖栖焉計日刻晷惟恐就舍之不早也且其出也必有所謂不可不出者出而返猶饑而食寒而衣而世俗昧昧至有終身不知返者有汲汲而欲返者可悲也哉古之君子未嘗出未嘗不出無居安之逸亦無奔走之勞豈不以在彼者雖不一而在我者未嘗不一耶余方以貧而仕每誦斯語而學焉而君亦習進士業遊學四方是又不可不知此也然君善教子其子將有立以自拔於庸俗則是閣也又止於迎坡而已

耶

飄然齋記

余凡少明倜儻有大節久不遭時乃浩然有江湖志所居瑞安别業横塘旁屬於西山要皆山水之國俄而乘興則鼓棹浮游而去然每恨孤篷短艇低回齷齪不足為游覽之觀一日召工師刳大木以為舫其修長十丈而其博十之一可行可踞可倚可卧廓然如坐大庭廣廈之上寒暑莫為寠而風雨不能迫也於是自號飄然

齋設危壺床几其上朝暮往焉客怪而問曰夫所謂飄然者一葉之舟可也今君高桅重纜長篙傑櫓上如垂天之雲下如敵海之鼇僕夫十餘輩怒目攘臂而操之然後徐而動惡在其為飄然耶少明笑曰子所謂飄然者在乎舟吾所謂飄然者在乎我遡輕飈截駭浪而頃刻千里惡知其果飄然耶欵如輜車植如枸株而窮日尋咫惡知其果不飄然耶客未及語而少明遽命盪舟以行舉杯大笑信其所之日之夕矣煙波蒼莽雲物蕭

爽明月杳乎其無涯清風浩乎其莫窮叓猶蕩漾如游

虛空而茫不知其所於是客矍然大驚謝而去

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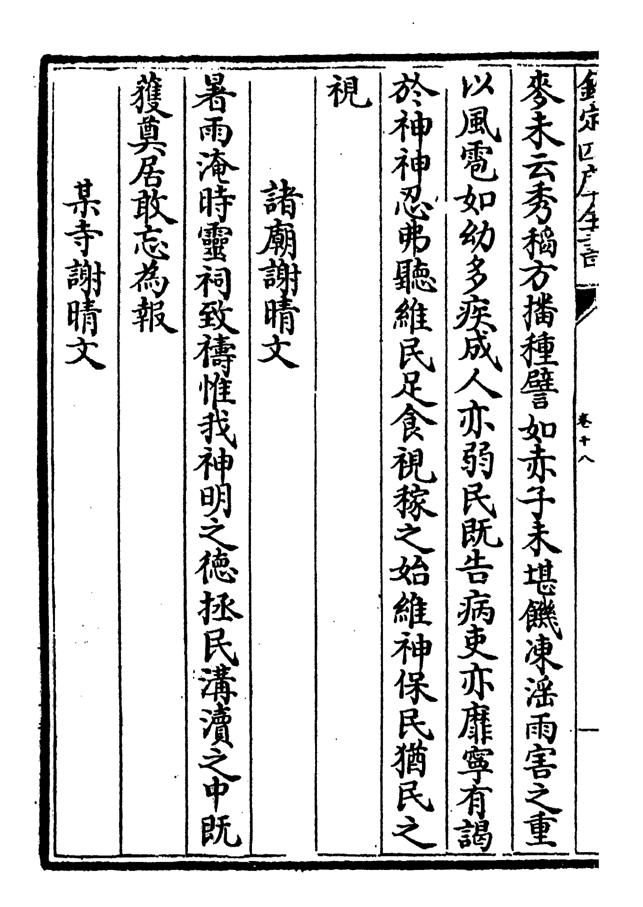
祈晴文

天作淫雨既踰浹旬民惟怨咨不堪朝夕仰惟大覺孚

佑含生驅除陰雲收卷積潦赫然一照拯我羣氓永念

歸依以答覆護

又



麥未云秀稻方播種譬如赤子未堪饑凍淫雨害之重以風雹如幼多疾成人亦弱民既告病吏亦靡寧有謁於神神忍弗聽維民足食視稼之始維神保民猶民之視

諸廟謝晴文

暑雨淹時靈祠致禱惟我神明之德拯民溝瀆之中既獲奠居敢忘為報

某寺謝晴文

積陰失度輙有請祈妙覺垂慈應如影響仰惟覆護之
施莫知報謝之方願與含生日嚴善果

謝雪文

雨暘豐凶雖神司之亦吏之責維歲云暮雪不時作神
豈爾嗇我是用懼將請於神庶幾渥澤誠萌於中神應
如響不待懇廹俾民有秋疾癘不作吏亦安職酒牢鼓
歌徒寫我誠何以報德

遷廟祝版文

神血食此土久矣乃廟於聽事之西偏吏有祀事則出入惟艱今遷像以妥我神堂宇維新香火具存神無驚無擾而居之安

祭諸廟文

貳州於兹涖事之始恭陳禮物祇欵祠庭徼福神靈庶逃罪悔願推所學仰報鴻私

祭趙彥澤文

嗚呼人材之難難乎無敝也葢和易者常失其所守而

剛峻者或流而狠戾也是皆學問之不至豈獨禀賦之弗類也孰如彦澤髙明而居以謙抑勁直而濟以豈弟也既有其質又敏於學如玉之得追琢如金之從淬礪也是故信義施於朋友而孝友睦其兄弟也凡人之稱彦澤者必以送終𨙸孤急人之難與夫力辭八行之選深遯而遠逝也孰知夫臨大節而不撓判死生如反掌視古人為無愧也嗚呼彦澤所貴乎君子者為其有補於世也胡不百年半塗而𤼵也聞訃驚咽紛涕淚也緘

辭千里侑一爵也將子不昧知我之悲不獨以其親愛也

祭張顯謨文

昔我試吏兩河之間人笑迂愚亦疾其頑公獨憐之逮見前輩從容函丈飲食教誨幕府多賢聞於四方我實何人亦玷揄揚惟公强學英果敏明折獄忠厚治邊威名令也則亡遡馬誰繼聞者涕泗矧門下士絮酒千里侑辭匪他永言報功疵賤奈何

祭宣州劉舍人文

公游太學我亦諸生我蒙召還公在朝廷僦舍國南門巷相望把酒道舊其喜洋洋嗟我昏蒙惟公之畏公不我鄙委曲敎誨廣大精微我駭且疑公指其要莫先致知用舍行藏我亦公告公曰有命豈不自好取别汲堤歲月如馳公往不還而以喪歸大車東塗發軔千里伊誰柅之而止於此公之道學我實銘之匪告於今維後之貽公葬荆川千夫臨穴而我何為溥禄覊紲絮酒寓

辭以寫契素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祭王經國文

嗚呼經國世人所慕公不屑為世人所難公獨易之三十年間奔走州縣人皆公憐公獨不倦凡我長民以民為師夫豈他求惟天我知鄰寇猖狂聞者四走公令其民吾其汝守礪兵蒐卒以固吾圉賊鋒屢接民卒安堵豈惟吾邑旁障毗境億萬生靈惟公為命天子嘉之能保我民召擲甫下而公訃聞搢紳嗟咨論著初終恩錄

其子天子勸忠士方平時抱能未見遇事而發功立名
顯矧吾經國豈弟英果使其得年何施不可嗟我與公
實同臭味而公所造非我敢跂寓形斯世孰短孰長雲
飛川駛此獨不亡尊酒相歡今奠一觴嗚呼經國炯若
平生

祭王義夫文

嗟我涉世了無一得天實矜之畀以三益有如義夫王
國之英勁氣直辭期我有成百鍊之剛莫施一割挹彼

秋潦漼於尋尺出處三紀將起復仆惟恵在民曰吾父
母後生笑公進不自營我獨知之惟義之行俛首一邑
興悲父老胡不百年福禄是考嗟予昏塞誰發藥之天
既畀之曷又奪之念昔為僚兩河之間傾葢銜杯綍有
餘歡大篇短章更唱迭和公語一出獨驚四座歳月幾
何奄忽陳迹遡風北望涕淚淋臆位不侔德雖我亦疑
公實有子天豈吾欺

祭劉元修文

嗚呼元修玉璞金渾孝友孜孜交際溫溫事境紛然錯節盤根至於元修一掃劇煩維昔先公德高邨園不有其躬以燕後昆屹屹仲氏瑣闈掖垣簪笏相仍榮耀里門川游洋洋雲飛軒軒各適其適可以忘言念我季姊早奉蘋蘩元修友之琴瑟蘭蓀二紀之間欻如晨昏後先幾何各反九原一時族姻僅爾有存言念及之涕淚河翻此理尚矣宜勿復論永懷平生奠此一樽

祭蔡濟仲文

嗚呼朋友道喪道學不明我雖冥頑而得友生偉與濟仲相與以誠誘掖切磋期予有成今子死矣倀倀吾行我愧子知子墓我銘爾父命我我敢不承朱絰疏越世人莫聽聊以斯文告於冥冥我獨何為涕泗雨零寓辭千里侑此一觥

祭丁二丈文

嗟我始冠遊學京師道大如天吾將焉之嶷嶷諸郎實同旅食直諒多聞展也三益間誦公文想見其人亦既

見之又過昔聞公曰爾來凡友吾子忠信而文實難爾
比匪今之難惟終是圖凡今之人鮮不有初竊官於台
公亦從養安與往來惠然我訪往拜夫人重叙姻婕言
念伯凡泣焉其潛歲月幾何各返九原惟其德名愈久
彌尊今我免喪始哭公墓瞻彼大江日夜東注

祭胡源秀才文

吾聞死者骨肉復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嗟乎胡君客
死於此誠魂氣之有知雖故鄉千里亦將悠然而歸嗚

呼哀哉

代趙彦章祭鮑丈文

嗚呼自公云亡俯仰歳年而我思公如始死然豈無朋友亦有姻戚謂公云亡則不可得念公平生洵約且儀不跂而高不俯而卑徜徉里閭卒歳娱嬉李杜不作兒曹亂真鬬靡儷華泯泯紛紛孰如我公渾然天成近體古風琅琅厥聲嗟我弗類涉世多畸而公不遺以子妻之歳時拜公飲食教誨更僕之幾而公不怠謂公健强

優遊百歲云何不淑欲見難再嗚呼公乎此方耆舊平時往還埋骨巳朽惟公壽考獨殿其後今則巳矣誰其似之前輩風流掃地弗遺嗟我後來孰問孰咨考曰惟良葬車東馳惟公平生豈獨我悲

代人祭弟文

嗚呼凡人之生仰以事父母俯以畜妻子事父母以孝而畜妻子以恩此天性之同然矧恭順慈和若汝之所存今汝之死也脫撫育於未央割定省於晨昏老親八

十扶杖而送柩少妻稚子呱呱而撫棺此豈汝所願欲耶將造物之不仁紛行路以愴悲矧為汝之弟昆葬車既東往安邱墳惟是天性之同然與凡汝之所存今則已矣尚貽慶於後人汝有知乎實聞我言

代家兄祭趙彦章文

我家諸甥森然比肩秀特而文孰如子賢而我與子總髮嬉戲匪親之好亦其臭味釃酒如池炙肉如邱笑語歌呼竟日獻酬新詩醉墨淋漓滿紙惟此筆力一抹千

里每言此樂天實予私俗子紛紛慎勿彼知三十年間屈伸臂頃而子何為遽纏以病我往視子子亦云瘳人物眇然實重我憂滯流橫塘凡子弗繼欻然訃聞驚淚濺袂嗚呼彦章凡物之生等歸於死何夭之悲何壽之喜世之惑者因殤慕彭豈知至人未嘗死生嗚呼彦章此理尚矣而我之悲亦豈為是

祭亡兄文

嗟我之生庸陋弗靈俾克有成惟賢父兄有列於朝初

膺贈典凡時欣然曰適我願命書及門祇奠於廟尚須涓吉邱壠是告天禍我家變故靡常雲飛川逝有志莫償今我來歸恭踐言語顧念疇昔涕零如雨

祭韓夫人文

猗歟夫人洵淑且儀入嬪大家承祀孔時閨門懿範萬齒一辭亦惟夫人俯仰且宜君子惟良絃誦詩書與遊何多磊落瑰奇友來四方入門如歸君子宴斯有肉如邱有酒如池笑語歌呼卒歲娛嬉夫人裕然有婉其辭

言告君子汝無彼遺厥餉惟賢我無汝疵大貝南金璿珥葳蕤斥奉其須視如塵泥憎彼女婦規規銖錙曾何彼知日惟已私客主在堂有侶弗隨彼聞夫人𢘆顏忸怩天畀善人福履將之命難忱哉而不嗜之考日惟良葬車東馳萬松之顛周湖之湄更千萬年夫人是思某從遊君子歷年於茲設奠柩前以寫我悲

祭人母氏文

我方志學永懷師友惟夫人子學問有守時我父凡俾

我從之分章摘句祛蒙指迷徒聞夫人友夫以義善事其姑善敎其子篤恭節儉表於一鄉秀眉兒齒既壽而康我欲拜之今三十年貳州此來庶適願焉胡不少須遽棄以死維此傷心豈獨爾子嗟我先君及我先兄與夫人子如古友朋及其淪謝惟夫人子臨喪會葬不遠千里今我何為薄祿羈紲不往而留有負存沒絜此旨酒俯以斯文夫人享之俾無愧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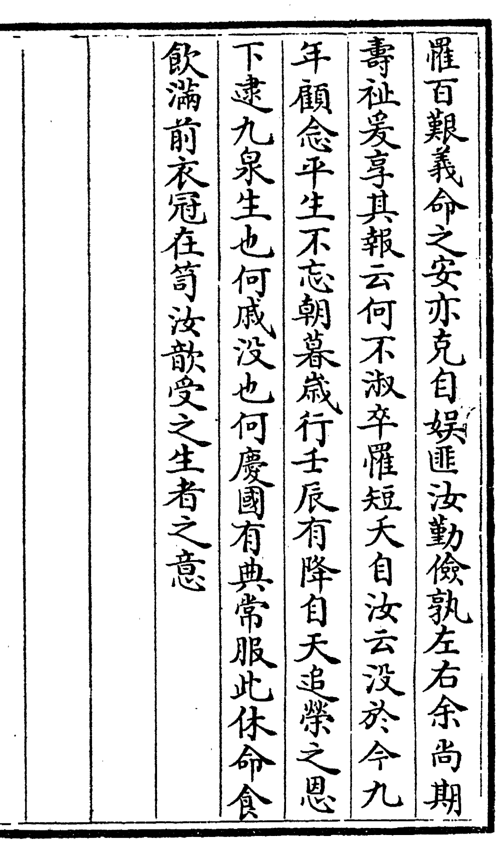
祭家姑文

昔我皇祖生子六人夫人維季孝友慈仁能悅其親皇
祖所愛常曰吾女不與俗子妙擇婚對維時沈氏母子
自立門户不墜夫人既歸婦姑歡然其家大順善事其
夫善教其子孜孜不怠男也儒服女歸令族卒如所戒
内外諸孫及其族姻百十為輩幼穉壯長紛然燕笑歲
時之會明目聰耳秀眉兒齒八十三歲一旦難有嗟維
夫人諸福來萃念我先公手足之愛夫人實倍延及諸
孤撫育周旋飲食教誨嗟我不天先公同産獨夫人在

朝夕左右如侍先公庶幾自慰云何踰年閒因小疾奄
然而逝我生孤苦其將誰訴有願莫遂拊棺長號不往
而留薄禄綴系豈無他人謹遣厚恩致此一酹我哀如
何終天之訣而不親饋念昔違離夫人泣言此見難再
我曰不然百歲期頤夫人之謂受代來歸把酒為壽愚
實有待而今已矣顧念前言悲懷曷既

祭亡妻文

祭告於前妻陳孺人嗟汝歸余余方初官憂患窮空實



罹百艱義命之安亦克自娛匪汝勤儉孰左右余尚期壽祉爰享其報云何不淑卒罹短夭自汝云没於今九年顧念平生不忘朝暮歲行壬辰有降自天追榮之恩下逮九泉生也何戚没也何慶國有典常服此休命食飲滿前衣冠在笥汝歆受之生者之意

橫塘集卷十九

宋　許景衡　撰

墓誌銘

丁大夫墓誌銘

丁姜姓系出太公望繇漢以來多聞人而寃及鴻恭皆以經術名家公世為溫州永嘉人更五代之亂譜籍不存然自高曽而下積善有陰施號為長者至皇考始業儒通經術篤行著書教授鄉里既沒鄉人以經行先生

易其名三子曰寛夫廉夫志夫皆好古博學被服禮義知名士大夫間葢自宋興丁氏凡再顯為公卿其居毗陵吳興亦為東南望族永嘉之丁雖後出獨能以學問承家與漢名儒前後相望君子於是知丁氏之世有人也公字剛選經行之季子自幼篤學與父兄商論如朋友不肯苟且曰此理天下所公共不可為閨門屈也既冠游太學益務記覽其專勤不惰至忘寢食擢紹聖元年進士第起家為台州寧海尉縣有海游渡舟多覆溺

公命邑人為石梁而躬督其役不閱月告辦民到於今德之丁内外艱再調開封府鄢陵主簿作勸學文賓禮耆德邑人翕然趨於學閒攝邑事御吏民如家人柔聲緩氣循循訓飭之使各適理至其不悛則刑之久之皆馴服曰主簿不吾欺也徙監在京醫藥惠民局鄢人遮道相丏留者以數百計辟都水監措置修塘堤屬官就辟北丞司勾當公事豫修浮梁權都水監丞大河堤防千里公往還其間不憚寒暑雖幽僻必至究見利害之

實其贊水政裨益為尤多河堤浮梁次第告功改奉議
郎累遷朝請郎浮梁役卒輙渡河者五百許人議者請
繩以法公以為此屬暴露日久廹寒饑思歸耳亦既畢
事罪可畧會使者誕日有放雀鴿為壽者公曰羸卒冒
法若寛釋之獨不愈於羽族乎願以是祝公壽使者大
悅薄其罪擢司農寺丞屬卿以罪罷公獨領寺事大盈
倉火大理具獄以公失暴涼節坐之士論閧然不平曰
暴涼豈丞職耶論法不當孰甚於此而公未嘗自辨也

未幾朝廷察其非辜除國子監丞以水衡餘賞及積日勞三遷朝請大夫再丞國子公自宦學往還京師三十年鄉人及四方遊舊疾病死喪急難皆頼公以濟其父母妻子之在遠者亦曰丁公在庶幾無失所也其再至國子也京師方大疫太學諸生多感疾公躬督醫者治療之日問其食飲卧起狀多士感悅居無何公亦病矣俄致其事於朝訖不起宣和二年五月丙午也年五十五又明年七月甲子塟於永嘉某鄉某原曽祖諱某祖

諱某考經行諱某累贈朝散大夫母同郡蔣氏累贈宜
人公娶吳氏括蒼人中奉大夫諱克之女封宜人二男
子長曰仲寧修職郎管勾開封府架閣文字其幼未名
五女子壻曰迪功郎淮寧府商水主簿洪興祖其二早
卒餘在室公天性至孝常歎禮學缺絕俗習卑陋而喪
祭為缺𠤎執親喪皆如古制而哭泣之哀人不忍聞斥
佛事不用廬於墓側松檟皆手植終喪茹酒肉歲時享
祀齋戒日時幣祝皆有法式焄蒿悽愴若將見之於是

州里始識喪祭之禮人多慕傚之樂聞人善得其寸長稱嘆不容口而未嘗及過差其與人遊有終始苟有以成就之竭力弗怠甚於謀已其在惠民局攝事者弗任累公以罪後官河朔而公適在水衡為之延譽當塗論薦之或問何以報德曰故舊豈可以小忿絶耶遇人無貴賤小大豁然不為關鍵周防人亦以是信服之常曰官長即父兄也事之盡誠實爾故累為佐屬皆得其歡心施設之際言無不從葢有以感之也初從進士舉方

尚辭賦或勸其從時好曰經術吾家學也舍之而從彼何哉卒以治經中禮部高第未幾罷春秋學官公曰茲可廢耶故凡經理世務與人論議必稽焉曰他經明理而春秋斷事也最後罷官國子踰年不得調同里有横貴者數以挽進招公非其好弗就也公為人號平易至於利害之際而其所守如此雅為太師清原王所知王常稱其人而惜其才未盡用比公卒搢紳無識否下至閭巷老稚皆曰惜哉善人而止於此也其為文有理致

不事刻琢發明經旨為尤多其家類集之為若干卷將葬仲寧以洪興祖狀泣請銘銘曰嗚呼偉哉永嘉丁父子兄弟皆豪英惟公秀發自妙齡揮斥異端專六經亶非空言在力行洞視物我一以誠施於有政皆可稱維爾後人尚儀刑有考其不在斯銘

陳通直墓誌銘

陳公諱懿字公美溫州平陽人曽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公美慈順謹飭遇人歡然無間人亦為之傾盡凡無

子弍勸其求嗣續曰吾弟孝友即我死尚憂身後乎公
美事寡嫂彌謹撫其二女皆得所歸常曰吾早孤而窶
不及學問幸有子庶幾成吾志手抄羣書授之早夜課
其誦讀稍長俾從師營其資給艱甚而無厭怠色未幾
其子捕以上舍生擢甲科聲稱翕然歷官太學祕書省
每退食侍側必問所讀者何書所遊者何人所討論者
何等典故捕具以對曰毋忘學毋友非其人益友所以
輔學也吾聞某人某人賢者亦嘗從之遊乎故凡捕所

與往還多名人其操履醖藉尤為賢士大夫所推許葢有所授之也公美以其子之恩四封為通直郎致仕年若干宣和二年五月甲子以疾卒於京師明年某月甲子葬於福州長溪縣某鄉廣化寺之後山孺人某氏同邑人生二男子長即𢆯也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次曰某習進士若干女子婿曰某其一早卒餘在室孫若干人公美重然諾與人交有終始振其急難唯恐力之不逮也故聞其卒皆為之出涕其柩東歸有越數

百里迎拜致奠者行路嗟異之而邦人皆以其長者爲可惜也將葬其子以書來告曰先人以里閈故辱公知今葬宜有銘敢請某曰嗚呼公美善事其兄善教其子善與人交其可考不誣如此桶方知名當世則公美之名不泯於後世必矣然其事則不可不識也故銘之以遺其子俾刻石納於墓隧云

陳府君墓誌銘

平陽陳經德狀其祖府君之行告其所遊許某曰惟陳

氏世為温人吾大父生而挺特尚氣節不事細謹遇人洞然無疑礙雖犯之弗校也久之皆曰陳丈人長者不可欺也家多貲度歲費外盡以奉賓客善飲酒有過門者則為之歡忻引滿窮日夜弗厭邑之俗喜佛豪民多弟姪則畀於浮屠以弁其所有大父深疾之每以為宗戚戒故於今凡陳氏子弟皆儒學無一人異趨者吾大父之教也又曰凡為人子若孫孰不欲顯其親於無窮令吾不幸大父早世苟失所記而不傳焉又其罪也子

其與我銘乎余曰噫嘻余雖不與而祖接觀而等力學
問能自拔於流俗中宜有自矣銘余其敢辭府君諱宗
偉字公美年七十有二崇寧二年歲次癸未十月二十
八日死於家娶沛國朱氏女先府君十六年死生男三
人曰士珪士衡士明女三人長適林湜次適繆誠早死
季適林宗顔男孫九人經德經邦經郛經正經世經言
經綸經猷經辨以明年甲申十一月十四日葬於所居
寧清鄉樂溪村之原曽祖墓西四十步曽祖諱添祖諱

度父諱文濟博學而文為州里所推重云銘曰為善之報其在後也修身慎言恐辱先也維先有開維後有傳嗚呼若君之子孫不其多賢者耶

宣義劉公墓誌銘

公劉氏諱彂字公輔永嘉人皇祖延貴皇考瑩攝長史雅喜儒既進諸子於學且老矣謂公曰能任吾家事俾昆弟一於學乎曰惟大人命公警頴有志度方營其家規撫偉然日奔走於艱難無厭怠色久之凡所以為生

之具畢辦而區處條理粲然可觀常歎世俗族衆則異居異居則恩意日薄顧弟侄孫子繁衍乃益廣室廬殖田疇為持久計而涵容愛拊上下輯睦四十年間如一日人皆以為難而公處之裕如也故家荆溪上公因之闢館衷書延師儒趣諸子族人皆從學曰是吾先人之志也既而其子故起居郎安節次子今給事中安上皆以文行知名太學相繼擢上舍第歷官御史聯職禁省門閥顯大而公之母徐氏尚無恙給事之為御史也以

八寶恩封邑仁壽其後起居亦以元圭冬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於是仁壽年九十餘見五世諸孫晨昏定省老稚歡然而爵命榮燿為時慶門東南不多見也公孝謹重去親側起居被召赴闕力請而西其後自饒移守宣城而給事出守東陽公以其思念故亦一往焉皆不越月而歸名藩相望千里安輿往來其間人皆以為榮而公歉然唯離親之為憂也宣城以治行聞而捄災勤民遺疾不起公得訃哀思致疾病革曰吾其不得給養吾

母耶涕泣嗚咽聞者傷之年六十八卒於政和六年七
月戊戌而以宣和元年二月丙午葬於永嘉仙桂鄉余
奥山之原孺人薛氏承奉郎諱京之女事姑友夫邦人
稱之公之爲家以迄有成薛助爲多生四男子長起居
也次曰安上官給事中次曰安禮曰安義皆業儒而安
義爲叔氏後二女嫁同郡毋敏中吳岵孫男二人曰諶
曰諴將仕郎女四人尚幼公平居不廢儀矩家人效之
遇物仁愛尤篤於姻舊鄰有道死浙西者寓書屬公以

其孤公顧恤之甚厚比成人且資其從學曰若父所以屬余者良在是宜勉之其與人有終始多類此葬有日其孤相與謀曰昔我起居兄之葬已問銘於許氏矣今銘吾父墓宜無他屬也乃以書來請余唯長史樂善為鄉長者而公又不憚勤勞合族而居周人急難著信閭里益其所積者厚矣其有後也宜哉起居兄弟皆為世用施於有政惠利不貲其所以為劉氏慶者殆未艾也宜有史筆著其終始以示來者使知為善之報如此是

銘也亦所以資其采擇云銘曰劉氏世德粤惟皇考恂恂州里犯而不校陰施博矣雖蓋必彰何以占之維後之昌公其仲子衛訓嗣事裕我弟昆集勞於已誰不蕃播或不時穫我克有秋穰穰滿屋垂白在堂列侍縉紳繩繩千指雍雍一門曷夷而隆曷約而豐凡此有家孰不自公維愿維勤維孝維弟維我後人善繼無怠

章延仲墓誌銘

崇寧元年秋八月甲子平陽章延仲卒於京師年四十

一其友人蔡元康既為之具棺歛已又行三千五百里護其柩以歸後十一年政和壬辰某月甲子其孤時敏葬君所居邑浦邊村之西山前期至書狀君行請銘於余余與延仲故往來知其為人宜銘也延仲諱某資禀渾厚不事表暴父死奉祖母楊氏尤謹楊常曰吾兒雖不幸有孫如此亦何憂卒年壽九十延仲持喪如禮里俗傾貲奉老佛俾誦其書祈福死者延仲以為謹身節用養生喪死吾聖人所以教人者獨不率而行之乎乃

集同志讀孝經曰願以是為鄉閭勸也比舉葬江上半
渡風濤暴甚延仲伏柩而哭曰罪逆應死顧吾親獨何
辜天地神明忍至是乎俄頃風息而濟議者以為延仲
之孝感云曽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其先漳州人五代之
亂徙於溫世田家至其父始喜儒故以命延仲延仲有
志於學善取友不妄為然諾其周人之急惟恐後累從
進士舉於鄉輒弗售比西游又不及試其藝以死故與
之遊者皆悼惜之初娶林氏再娶璩氏先卒孫三人曰

某某皆從學庶幾有成君之志銘曰夫孝經名教之極也而延仲以之諭俗送死大事也而能以誠格焉書其墓石以斯二者亦足以見其為人之大畧云

方文林墓誌銘

方氏子諱某者字從禮故新定人遠祖干有詩名五代之亂有家於台州臨海者以彊勇捍賊鄉人德之血食至今子孫滋衍然業儒多舉進士自皇祖諱某饒州安仁縣令累贈金紫光祿大夫皇考諱某有政事才善論

議知名士大夫間卒贈朝奉大夫從禮天姿閑爽文思清婉自兒時已能習其家世飭以涖官之大畧有所撥置輙從容以辦故方其未出而處也識者皆以能吏許之以大夫恩補郊社齋郎選於吏部易階將仕調信州玉山尉八寳恩進登仕郎再調越州蕭山尉差杭州方田指教官充點檢杭越温州均税又點檢兩浙路方田用舉者升文林郎大平州司兵曹事未赴而卒玉山舊多盜從禮治之有方其尤竒者羈縻狡甚者三人使執其

類於是境内帖然衢信境上往來之衝也登陸者百許里有顯者議鑿以通漕郡邑翕然和之獨從禮不可議者致詰從禮曰二溪相望中雖通塗而崗勢盎隆一里而尺中且數丈果興此役勞民費財而未必見功豈徒為公私害且貽執事羞也議者乃屈二州之民無重困從禮有力云蕭山湘湖湮廢久民田無以溉從禮亟以浚治請於有司而躬督其役未幾湖復邑人賴其利國家承平日久田野滋闢下民售易不常姦弊百出於是

議者請用元豐法方田均稅事下有司而部使者差擇習民事悉心辦公者莫如從禮從禮亦慨然任其責奔走數州不憚深阻其考覈鉤深洞見民隱凡高下肥瘠廣狹盈縮黑白判然而關鍵籠絡胥吏無所肆其奸其在溫州平陽課督官吏定稅置籍方隆冬夜常達旦因感寒氣得疾比至杭寖劇遂卒於僧舍其始得疾也或告之曰鄉版浩若煙海公能盡矚之乎徒自苦耳從禮不聽力疾檢察愈謹嗚呼其可謂不苟也已朝廷建立

法度凡以為民為有司者或非其人則反被其害者有矣今方田之法行於天下使人人如從禮者民有不受其實利者乎惜乎未究其所長而不幸短命死矣悲夫從禮事親能承其意大夫疎財好義而恬於進年未五十致其仕而歸生事蕭然從禮受命十年不敢調極力營其家弟妹婚嫁不失其時而親舊勞問饋遺纖悉畢舉大夫一無所問議者謂非從禮無以全其父之高非大夫無以致其子之孝也常告其弟曰我所以不憚麄

劇政恐若等廢學也勉之故其弟試可行可皆自勵相
繼貢於鄉而以學行見稱於師友云從禮年四十六卒
於政和六年四月二十六日其弟以重和二年某月葬
於天台縣太平鄉鷄頭奥先塋之次兩娶陳氏前室同
郡奉議郎貽序之女其繼永康人朝請郎惕之女後從
禮十四日卒子曰茂三女長適進士劉之珍二未行葬
有日其仲從道自台抵福曰吾兄游最舊且厚惟子敢
請銘余謝以非其人然嘗聞諸楊先生中立曰仕於州

縣誠心愛民若吾從禮者無幾從禮小官又卒不得年未為當世所知而獨見稱於有道者如此則為從禮家若其朋游皆無可憾也故余錄其語而銘之銘曰嗚呼從禮敏於為吏而死於勤事蓋食人之禄而無愧者也凡墓有文以告後人我銘從禮以勸當世

蔡君濟墓誌銘

吾友君濟既卒之三月其父彥先遣使來諗余驚咽不能語頃之方能哭泣問故嗚呼善人君子其不幸至是

耶而彦先以鄉先生林師古信夫狀請銘其墓信夫君濟所厚也故得其行實爲詳然余豈足知君濟者耶惟蔡氏其先溫陵人避五季亂徙居溫之平陽君濟曽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實嗣其業且以命君濟君濟資稟剛峻能自克力學其精識絶人論天下事評一時人物始卒皆如所言方兒時舉止端重有所遊觀輒曰不貽親憂否既冠游太學見儕輩從事乎文藝慨然曰此科舉所須耳夫學豈止是耶故聞賢有德者一言一行敎

孜訪之惟恐不及太學善士聞名而願交者不可以一二數崇寧中下第怨怨不樂謂其游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者非親意有所不安耶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甚已淹時矣醫卜皆曰不可療君濟齋戒沐浴默有禱焉得吉兆而疾愈其事諸父友昆弟輯睦上下各得其歡心經理家事凡人情所難堪者皆身任之闔門幾百口令三十年矣無一後言者故鄉人稱族居者必曰蔡氏而戒狠戾不睦者必曰盍觀君濟之為人也其

訓弟姪與朋友講習必以忠信愷悌為先嘗賦詩曰君親等天地忠孝無古今弟姪有過差未嘗面斥之委曲諷喻使改而止其在京師逆旅中失金方揭牓購賞有得諸同舍篋中者以告君濟曰此非吾金也常曰古之全交者非一道必欲伸巳以求名人將何望耶往還京師朋友有疾病則為之辦醫藥同寢處終始不厭死喪則主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葢十數賢士遭斥逐傾橐資之眷眷焉勉以忠義報國而已凡游太學十餘年

七上於禮部不第中朝搢紳皆嗟惜之會天子以八行取士郡人條其應令者凡數十事有司方施行而四方有識聞之相與歡忻稱頌太學辟雍之士日徯其貢遣以來而君濟屬疾死矣悲夫君濟所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其優游涵養日趨於自得蓋質諸聖言而合措諸行事而不紊其進勇甚浩乎其未易量也其所往來皆一時賢士大夫而鄒志完陳瑩中楊中立周恭叔尤所欽愛皆許以有為於世鄒陳久於謫籍君濟從之不遠千

里志完疾病以書招之比君濟至病且革矣盡吐生平
所欲言者而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至君濟
感疾啓手足神色不亂危坐如平時嗚呼非真有得者
能如是耶君濟諱元康年四十三政和七年八月甲子
卒於家明年二月甲子葬於邑之大輿山其原娶王氏
閬清人仲舉之女有賢行順事其夫邦人取法焉生女
蘇娘無男子以兄子蘇郎為後議者謂君濟安窮達一
死生雖不幸短命宜無慼者顧其親有子如此而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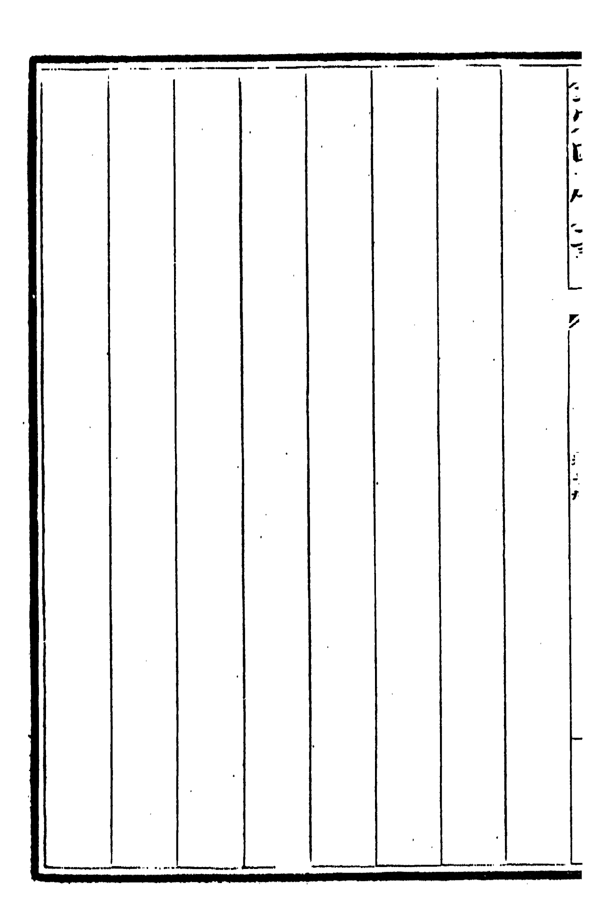
何以塞其悲乎余以為死生命也夫人豈有不死者乎顧所為何如耳今君濟所學皆聖賢之事業而其從遊皆千載人也亦豈不足以慰其親乎衆皆曰然於是叙而銘之銘曰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與夫見其進未見其止皆善學者之事也若吾君濟其庶幾乎非天為之而止於斯乎嗚呼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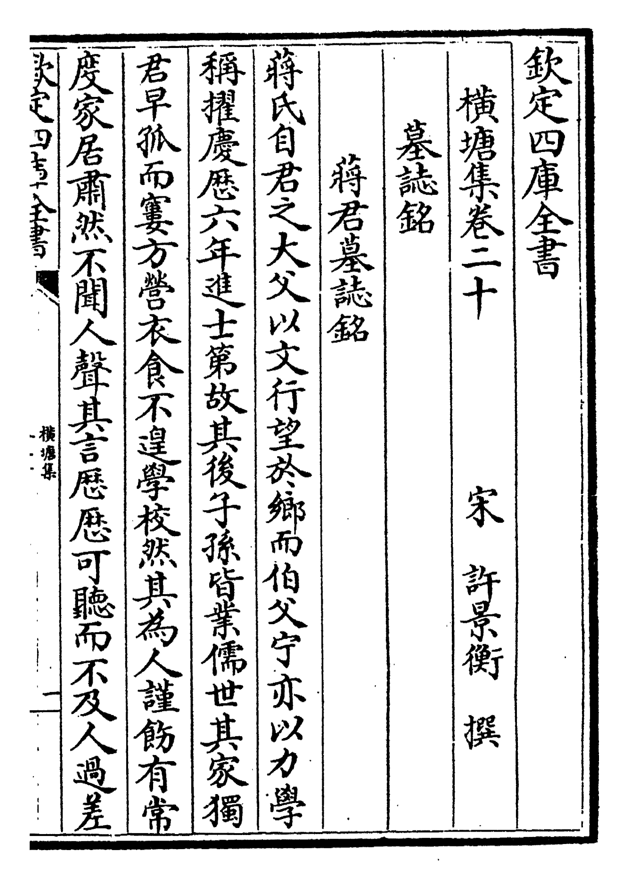
朱純甫墓誌銘

朱君諱完字純甫少從進士舉以疾廢杜門謝人事元

祐中邑人創佛廟峴山下而君適有地介其間佛者議
丐於君君弗聽請以旁近地易之君弗聽又數倍其直
冀君售焉且曰君有疾毋沮善事可以徼安寧之祉否
且病君曰若言怪吾聖人不言也未幾果病邑人駭甚
申諭者相屬君以為吾病非命也耶卒不聽嗚呼其可
謂篤於自信者矣使其不病而從事於世顧易量哉崇
寧改元七月某日卒於家年六十五娶戴氏生二男子
曰紱習進士曰綜尚幼二女子其一早死次未嫁即其

年十一月某日葬於邑之横山陶公谷紱前期諗予曰
先人生而窮死而不窮惟公是屬君曽祖某祖某父某
世家溫之瑞安云銘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自
古然矣我思若人載石不誣以詔後昆





橫塘集卷二十

宋　許景衡　撰

墓誌銘

蔣君墓誌銘

蔣氏自君之大父以文行望於鄉而伯父守亦以力學稱擢慶歷六年進士第故其後子孫皆業儒世其家獨君早孤而窶方營衣食不遑學校然其為人謹飭有常度家居肅然不聞人聲其言歷歷可聽而不及人過差

其教子必本於孝悌是雖未嘗學而識者以為猶學也
常曰吾不天弗究犬馬之養顧何以致吾力乎故凡歲
時祀事必躬辦而薦獻之處凛然如在雖老不怠焉娶
孟氏生二男曰敦叙敦臨著籍郡學三女其婿曰王儒
卿石礪沈迅皆士人而適王氏者早死初君以同産獨
女兄奉侍之尤篤儒卿其出也故妻以子俾事其姑猶
已也其恭愛如此政和改元正月丁亥君以疾卒於家
其孫將以明年十月己酉葬於所居瞿溪之原於是

儒卿為太學生狀君行致敦臨之言請銘其墓余固未嘗識君而習其平生者益得諸鄉人之善者為多也是不可以無銘大父諱絳父諱宓母陳氏銘曰禀君名忱甫字也系出樂安永嘉其里也維善宜壽七十而止也維躬宜有以貽其子也

沈君墓誌銘

某兒時先夫人語以沈君事曰沈吾外弟也喪其父時母猶在稍長能自省孤苦不煩訓飭所以奉母者無不

盡母死持喪又如禮其可尚也比余從人事歲時往還其閨門肅然夫婦熈熈雖婢僕亦訢如也其撫余良厚其後君死藁葬母夫人墓次余方游學哭之過時而悲比舉葬有日其孤尚行速余為銘嗟乎余不見君久矣然其平生猶朗然吾心也然則孰宜銘君諱藻字子文曾祖廷珍祖坦以多貲為温之瑞安著姓父惟卿既死族人異籍而其貲無幾母夫人杜門弗出日冀君壯大嗣其家而君以能謹儉力於為生家以是足其為人多

智諆人有疑必咨之其言歷歷可聽喜浮屠法讀其書所謂大藏者凡再過又摭其可為勸戒者手抄以示人七月壬午病於家崇寧四年某月某日葬於邑之芳山鄉龍就山之東原徐夫人祔子二人曰尚行義行皆業儒女長適某其次在室皆早死次嫁某孫三人女孫五人銘曰族望吴興以亂而遷有家於温蕃蕃子孫延及子文載世一人孤童自持祀以不隳凡我後人其是之思

沈耕道妻綦氏墓誌銘

綦氏溫州瑞安人年若干嫁同邑沈某耕道耕道少習進士累從有司舉輒弗利乃棄去徙居江上日與所往還隨所遇娛嬉酣飲極談浮沉里閭或乘輕舟東猶中流舉席鼓枻渺然天末混迹漁者笑語歌呼夜或忘返視其肆放若不知世之有榮辱貴富可以為欣戚也而綦氏能勤儉力於為生家以是足且斥其食飲賓客費以奉耕道而耕道初不知其有無多寡也曰吾天之幸

民也放浪江湖間有以自適者葢有賴焉某氏生子男曰某某自始學某氏課督之甚力今為郡學生將謀婦氏曰我聞吳氏女許出也許有賢行其伯仲儒者是必以告其女子者矣趣所親訪之吳氏辭焉某氏曰我屬疾苟失吳氏好且死不瞑其為我哀告之而吳氏無以却也許之某氏喜甚疾愈亡再作遂不起某年某月日也年若干耕道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所且遣某以書來請曰吾辱子游而吾妻嘗聞子之賢請婚甥室既得

所願欲今死矣豈不欲予之銘乎余聞棊氏有婦道宜
銘也銘曰猗歟棊氏棊人之子令妻賢母銘則不朽

丁昌期妻蔣氏墓誌銘

永嘉丁先生墓在郡東南二十五里大羅山之西原崇
寧改元四月丁酉窆其旁夫人蔣氏祔焉夫人郡人諱
宇之女生十八年歸丁氏逮事先生大父以孝謹聞生
三男子曰惇夫廉夫志夫皆儒學而惇夫早卒一女子
嫁同里沈希臯男孫六人女孫七人以疾終於家享年

六十四自周後喪祭禮廢學士大夫概仍俗漫弗省非是先生父子獨革去純用古法式聞者多竊笑而夫人率行之無難色溫人惑浮屠說諸子常從容道其必不然者夫人頷可之誡諸婦毋違夫子令歲時宗戚趨寺廟以嬉或請夫人夫人曰彼豈我屬游止處耶不喜祈禳禁忌曰死生禍福天也自少至老其言多類此景衡與夫人諸子游而志夫同年舉進士同官於台比屬銘不敢辭先生諱昌期林石介夫誌其墓云銘曰不惑於

佛不牽於俗夫人行之而我銘之

鄧南夫墓誌

君諱孝先字希舜平陽人也襟度豁然遇人無少長踈暱皆得其歡心鄰有彊占其地者君好謂之曰汝所欲不多吾與汝或以其廢田為屬諸官乞給佃如令君示以券曰若以貧為是也吾先疇不可以與人要當相周急爾客或謂君彼不逞邀求何厭盍從官得曲直以窒其後來君曰吾豈不知此耶顧俗好訟凡爭尺寸地賕

賙常不貲甚者至破産無以生吾誠怯懦然足不履公
闥再世於此矣願守遺訓俾吾子孫弗忘也客乃謝之
歲饑盡斥所贏以賑閭里居當往來有小商貨滯弗售
輒以善價市之或問何用此不急爲君笑而不答喜賓
客有過門則具肴酒相與娛樂以爲常政和元年夏得
疾屏巫醫弗用日與所厚笑語如平時以六月戊午終
於家享年五十二娶同里黄氏生二男曰廷曰邦二女
嫁徐佐林森初君力進邦於學且戒之曰若曹讀書亦

知夫所謂不自欺者乎嗚呼觀君之行事與君之所以訓子者誠非茍而已也故特敘之以書其墓石云

行狀

故宗室環州防禦使行狀

公諱令稟字文炳藝祖之幾代孫而莊懿公之長子也生某歲授某官幾遷至某官治平熙寧元豐間以覃霈授某官再遷岷州團練使爵某邑元符三年今天子即位覃霈遷環州防禦使四月十三日以疾薨於京師某

坊之别第享年四十三公生穎悟方為兒則已端重不妄舉動見輩行羣戲其旁未嘗輙隨以往莊懿公雖履貴富劇喜問學操行端方名重宗籍其所與游皆一時賢士大夫公總髪倚立常指問其誰何又問其為人曰吾長大庶幾為斯人乎莊懿由是器之既而刻苦從事經史率以夜分為常或曰貴公子雖酣宴不過是君何自苦如此公曰我以君親恩得安居飽食奉朝請外無毛髮勞苦事舍是將何用吾心且酣宴之樂孰與據几

案探聖賢為樂哉喜翰墨字畫清勁蕭然有出塵意其
為歌詩稱是性寡合非其好未嘗許以親近至其所往
還必知名士笑語從容訖無倦色間有斥逐或喪服婚
嫁必盡力周之惟恐不及故士大夫多德之常戒其子
曰人不學徒然此世率與草木同腐是大可惜而等勉
之故其子皆志於學公事父母孝莊懿之薨執喪如禮
見者憐惻平居奉巳清約常嫉夫侈靡過度者葢公之
行巳類多過人者而族屬上下自以為不及也未嘗病

比啓手足猶如平時家人輩不知而醫療皆不及也終之日無問識否皆嗟惜之公母某氏某官之女封某郡君子男三人曰某某女幾人未及嫁七月某日護從先帝葬某縣某鄉某原公帝者後爵禄崇重而操履甚似寒士其學術該博識度高遠使用於時從事於功名之際則其所施設葢未易量也奈何止此而已惜夫某辱公游最舊故知公為尤詳葬有日子特請狀其事因次第之俾告於有司云

述

陳孺人述

陳氏越州山陰人父某以守法不徇權貴知名元豐中卒官朝奉郎大理寺丞陳氏年二十二歸余逮事先公宣教奉侍無違先公以為能盡婦道其事余有禮朝夕不少懈余疑其始嫁然也久之亦然至於終身莫不然也余官州縣貧甚食指衆陳氏能痛自抑損甘淡薄勉余以安義命厲名節常曰男子當期於遠大余失察黃

巖縣吏之姦坐免官頗疑其不懌問之陳氏曰昔吾父坐事就逮詔獄謫官遠去吾母不憂也曰職事當爾今我亦何憂第恐君氣未平爾其後余尉樂壽官舍在京城大河洲渚中風濤無時居民日虞衝潰陳氏曰此雖岑寂而無送迎奔走之勞政宜讀書近筆硯耳間具肴酒顧兒女子相笑語觀其意惟恐余有所不樂也性警穎遇事輒能記誦於物無所靳惜其始嫁也會家弟少雄欲游太學無以為道路費為斥奩具以資其行遇族

姻恩意惟厚内外稱焉大觀二年正月甲子以疾卒於
河間官舍年三十四生一男曰世厚四女其二早死政
和二年余為詳定重修勑令所删定官以元圭恩贈孺
人五年歲在乙未十月己酉葬於永嘉西山瑞鹿寺之
西原悲夫陳氏從余於憂患艱難中相與為辛苦亦庶
幾壽考安寧之報而制命不淑得年不永然其平生葢
有女子所難能者欲誌其事於墓石而哀不能文乃為
敘而銘之豈惟陳氏幸而得傳不朽亦使聞者不悼其

不幸而勉於為善夫豈小補哉

雜說

本草宣連微寒味苦無毒凡嬰兒始生必以飼之曰是能去其腸胃間積毒者居頃始乳之既而復飼以宣連則弗食之矣嗟夫嬰兒方其食宣連也是未知所以為苦也迨知乳之為甘然後知彼之為苦故甘者在所取而苦者在所去矣豈惟嬰兒為然凡人莫不然也食藜藿者不知粱肉之為美也居貧賤者不知富貴之為樂

也及其舍藜藿而食粱肉然後知其不為美也去貧賤而即富貴然後知其為不樂也如使終身未嘗食粱肉則雖不美者美矣使其終身未嘗即富貴則雖貧賤豈有不樂哉惟知其為不美也故窮天下之美猶有所不足焉惟知其為不樂也故窮天下之樂猶有所不足焉向之藜藿足以為美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為美向之貧賤足以為樂今也窮天下而不足以為樂也是豈人之本心然耶是豈有以使之然耶

凡人之所愛宜莫如愛其身之甚也然有時而不知所愛然者今人不幸以横逆之加諸已也則必持挺刃而鬬焉持挺刃而鬬是負亦死勝亦死也為其不能自已也故雖其所甚愛有不顧焉士之仕於上其職之所守理之所爭有從之則生違之則死者為其不可苟也故雖其所甚愛有不顧焉被鬬而死死則已矣而吾之所謂死則有不死者存焉又况夫鬬者其勢必至於死而君子之所為則未必至於死耶然趨其必死者常如彼

之多所謂未必至於死者則如此之寡為君子者因悲其愚而至於是也而君子自以為不愚也耶

君子之所為有衆人所能知者有衆人所不能知者惟其有所不能知則或以為無君子也其所可為者義也其所不可為者利也君子於此將奚趣趣其義也雖衆人亦以為然其所可為者善也其所不可為者惡也君子於此將奚趣趣其善也雖衆人亦以為然乃有時焉其所為者義也而有似乎不義其所為者善矣而有似

乎不善君子固自若也衆人斯惑矣然而君子之所為固不期人之必知也豈若衆人然將有為也則曰人果以為然否其有所不為也則又曰人果以為不然否不知其為可亦不知其為不可也惴惴焉唯恐其議已也昔者孔子不復蒲人之盟人皆以為不信也孟子不朝齊王人皆以為不敬也然則為孔孟者宜如何哉或曰古之人恥没世而名不稱然則君子之所為果不期人之知耶夫知其為君子者固有在也如衆人焉則是無

君子也久矣

跋

郭璋畫跋

太原郭璋及其子晦皆善畫尤精於人物元符三年余將西游京師璋父子遺余西域像世俗所謂觀音者從倚巖石間端嚴冲靖凛然如生其用筆意與吳張相上下余平生不喜佛特少年嘗好觀畫耳嗟夫璋以余之所好遂忘余之所惡殊不知余之所惡葢有甚於所好

也逸少之於鵝衛子之於驢皆以其所好卒被惡名葢予每以爲戒今璋之畫豈惟予之所惡亦予所不復好也然璋畫妙絶富人以金繒購之未易得今乃獨以遺予是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予友某純孝人也將歸寧臨海謂予曰敢輟子之所惡以奉吾母之所好可乎余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母所好果何如哉然余亦豈有靳焉虛其請者葢非所以遺某人母也

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

范文正公啓齒弄筆不忘忠義此帖有終日為善以報已知之語凡謝人不當如是耶前輩風流日遠使人嘆息歐陽公以文章伏一世初不以字畫自名也而遺墨爛然殆不愧當時工書者於以槩公之往烈亦豈易量耶杜祁公書清勁不俗如其為人君章寶藏雖寸紙數字不棄也其好古樂善如此誠可尚云舒王筆墨淵𪘵其得意處不減古人而議者以為酷類楊凝式果然否耶某年月日同左與言登八詠樓覽觀溪山之勝慨然

想見古人會陳君章攜諸公筆蹟見過相與舒卷終日而文富小帖葢其一也昭陵遺老無復人矣見其似者喜況手澤乎

跋遺直碑

某嘗得清獻公奏藳見其誠心體國知無不言墓碑所著乃其一二大者耳日月滋久斯文不傳後生無復前輩之風流幼安每出以示人其意遠矣

跋公復來詞

右公復來詞詞雖樸拙然邑民愛戴之意似得一二聖時先生何從得之以書見問竊恐流傳漏誤謹録浼呈子方雅從先生游固不待文字然後知其政事而樂善無厭惓惓如此宜乎鄙人不敢隱也

跋龍眠淵明圖

余既得伯時所畫陶靖節乃屬元中書歸去來辭以副之二者為吾實録葢不獨其筆蹟也

跋惠雲詩

世傳九釋詩多佳句而吾鄉惠雲復與之同時正其輩流也又其所與游多聞人若魏野林逋輩而其名獨不傳惜哉妙悟從諫其曾孫也以其遺墨傳諸士大夫間當有巨公顯人為之品題則復為不朽矣

跋方湖詩

昔韓子作虢州園亭諸篇妙絶無對今吾盧公方湖十詠其庶幾乎始公以高才不肯自售見於小詩名聞一時受知裕陵卒位通顯葢其所大過人者不獨篇翰而

已也大觀四年十二月中澣書所觀於似齋

跋節物詩

右節物詩一首余初官黄巖祿薄食指衆秋冬之間褐絮未具陳氏屢趣置絹乃賦此詩陳氏曰有無常事何足愧困援小兒女相與誦之自爾每當初寒必誦之以為笑樂陳氏捐室今九年矣偶閲故書得此稿為之愴然惜不忍棄乃録之以遺甥姪輩俾知吾貧如此而陳氏能安吾之貧也政和六年夏日